

真之士不言成道而言成仙耳今據法華

經提婆達多品云佛言我於多劫之前嘗

為國王為求法故捐捨王位奉事仙人經于千載仙人為說妙法蓮華經今我具足

六波羅密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紫磨金色成等正覺故古禪師述序分云

釋迦自引昔為求經捨國捨榮奉仙學道

故有提婆達多品張無盡合論亦云佛事

仙人者示善知識之難遇也仙人教佛者

法以口傳而佛以心證也夫瞿曇昔於多

劫之前已事仙人則知仙道其來久矣仙

人為說經令得六波羅密以至成等正覺

則仙人足以爲佛師矣佛爲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而說是經必無詐語爲其不

欺心不叛師而直述其所自來此其所以

爲佛也雙林博大士世稱彌勒佛也猶以

台寒山子文殊之化身也文殊乃七佛之

師有頌曰家住綠岩下庭蕪更不芟仙書

混元聖紀卷之五

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而一德常持

智慧劍挺破煩惱賊又嘆世頌云埋著蓬

蒿下晚日何冥冥遮莫咬鐵口無因讀老

經竊觀前哲皆知尊老子而重道德後世

學者不究本原乃毀師叛道良可哀也

釋迦寂滅之後上生三十二天昇賈奕天居

延真宮爲種民天之長號善惠真人

按本相經云結習已盡心識兼忘超三

界昇入種民本始經云佛滅上生三十二

天常在素天奎星之位奎有三十六星其

中一星是也第三十二天乃種民天之界

曰平育賈奕天其天中有別宮號曰延真

賈奕天之炁下生奎宿也後魏釋老志亦

云佛者昔於西胡成道今在三十二天爲

延真宮主唐李淳風注金鎖流珠云善惠

真人乃天竺國佛之後身豈無所據而云

真身乃天竺國佛之後身豈無所據而云

真身乃天竺國佛之後身豈無所據而云

真身乃天竺國佛之後身豈無所據而云

混元聖紀卷之六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頤編

老子之門人辛鉢一名計然范蠡之道號文

子通玄真經其先晉公子也嘗請問於老君

曰何謂道德仁義禮老君曰無爲無形內以

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同鄰道也富

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德也

也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

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義也爲上恭嚴爲

下卑遜退謙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

不能禮也故修道則下歸服修德則下從令

脩仁則下不爭修義則下平正修禮則下遵

敬五者皆修則家國安定此聖人之所以御

萬物也無道則下叛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

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五者不立而不

危亡者未之有也文字復問曰治國之本何

如老君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夫靜以

修身儉以養生則下不擾而民不怨是以天

覆以道地載以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

日月清明五星合度矣故爲治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無爲夫無爲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慾不枉正術循環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無過事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已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猶水行用舟山行用橈因高而田因下爲池非吾所謂有爲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人強掩弱衆暴寡智欺愚勇侵怯懷才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史大以輔翼之爲絕域殊俗不得被其澤故立諸侯以鎮撫之是以天無不任時無不應官不隱材國無遺利是以先王之法不殺胎不驛卵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畋豺未祭獸置罘不得通於野獮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

水鷺隼未擊羅罘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於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畋孕育不殺鶩卵不探魚不尺不得取大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若蒸氣此先王所以得時修備富國利人之道也夫水濁則魚險政苛則人亂上多欲則下懷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不理其本則求之於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懷保真抱道而天下從之如影響故曰無爲也文子曰無爲之治既聞命矣敢問不言之教可得聞乎老君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非有言也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者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物自生史六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天

悉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人皆遷善若生諸已謂之神化者蓋行不言之教也父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敬聞命矣治身之本奈何老君曰來吾語汝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

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惡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之者精誠也政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言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方故不言之教芭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於心則甘雨以時五穀蕃殖養人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固圖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景星現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溢流海不湧波矣若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天

也肥肌膚充脹腸閉嗜慾養生之末也人能  
養其本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  
者已得邪炁無由入夫人受天地變化而生  
一月而膏二月而血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  
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  
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官肝主  
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頭圓法天  
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  
人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  
寒暑人有取與喜怒人與天地相類而爲之  
○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  
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國  
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閼以大尚猶節其章光  
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誠  
何能馳騁而不乏是以聖人守內而不守外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  
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慾寡嗜慾  
寡則耳目清而視聽聰達五臟能屬於心而  
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是以

飾其外者傷其內快其情者疲其神見其文  
者弊其真須臾不忘自賢者必因其性百步  
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  
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是以靜漠恬淡  
所以養生和愉虛無所據德外不亂内即  
性得其宜靜不干動即得安其位養生以經  
世抱德以修年可謂體道矣夫道者陶冶萬  
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闊廣大  
不可爲外折毫剖芒不可爲內始於柔弱終  
於剛強治於短寡成於衆長故十圍之木始  
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是以真人體之故虛  
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朴不與物雜得天  
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夫虛無者道之舍也平  
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鑑也柔弱者道  
之用也純粹者道之幹也嗜慾不載虛之至  
也無所憎愛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隨時爲宜柔之至也不爲物散純之至也是  
以聖人輕天下即神不累細萬物即神不惑  
齊死生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靜與陰  
同德動與陽同波亦無所踈亦無所親與道

爲際與德爲鄰倚不杌之柱行不闕之途粟  
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故無往而不遂無之  
而不通也文子再拜受教周平王問於文子  
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令賢人雖有道而遭姪  
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  
能乎文子對曰夫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  
爲治化姪敗以爲朴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  
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  
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文子  
復從老君授神丹之方遂證品仙階矣

於是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  
奈何老君曰爾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頷然  
而口闢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  
發也若機察而審智巧而覩於秦凡以爲不  
信近境有人焉其名爲竊成綺慙而退

老君西遊於秦陽子居邀於郊至梁而遇老  
君老君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  
不可教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  
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大人仰天而嘆第  
子欲請問大人行不閑是以不敢令閑矣請  
問其過老君曰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將迎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煥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他  
日再見老君老君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  
以致射也子居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君曰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不恃有德  
而不稱其名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

老君之弟子庚桑楚即亢倉子也偏得老君之道  
此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智者去之其妾  
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  
居三年畏壘大壞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  
乎胡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  
而萬寶成豈無得而然哉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  
民而竊竊然欲俎豆子於聖人之間吾是以  
不釋於老聃之言南榮趨問曰趨之年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  
使汝患慮營營趨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  
安逃此而可乎此三言者趨之所患願因楚  
而問之老君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固已  
得汝矣令汝又言而信之何規規然若喪父  
毋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固固乎汝欲  
反其情性而無所自入可憐哉南榮趨請就  
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而復見老  
君老君曰汝自洗濯孰哉懲鑿乎然而其中  
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韁者不可繁而捉將  
形抱汝生無使思慮營營趨勉聞此道達於  
耳矣庚桑子辭盡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  
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  
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材有巨細也今吾  
材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耶南榮趨

乃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君所老君曰子自楚  
所來乎趨曰唯老君曰子何乃與人偕來之  
衆也趨懼然顧其後老君曰子不知吾所謂  
乎趨俯而慚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  
吾問老君曰何謂也趨良久復問曰不知乎  
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  
安逃此而可乎此三言者趨之所患願因楚  
而問之老君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固已  
得汝矣令汝又言而信之何規規然若喪父  
毋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固固乎汝欲  
反其情性而無所自入可憐哉南榮趨請就  
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而復見老  
君老君曰汝自洗濯孰哉懲鑿乎然而其中  
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韁者不可繁而捉將  
內捷內韁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捷外內韁者  
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趨曰里人  
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病猶未病  
也若趨之間大道辟猶飲藥以加病者也趨  
之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老君曰而能抱一乎

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終日握而手不攬其德也行不知其之居不知所為與物遙迤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已趨曰然則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也夫至人相與交食于地而交樂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櫻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故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烏有人笑越再拜致謝而去精神曉靈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智略天

七百年至烈王時白日登仙王聞其名遣使徵之使者詣其所空存靖廬因奏請以南嶂山為靖廬山復以先生姓呼為匡阜

按舊雅釋名云土山曰阜此山本名南嶂言上有三天嶂也古祀潛山為南嶂而以

南嶂為儲福故亦呼南嶽漢武帝元封五年巡狩紀名山大川射蛟潯陽江中顧問此山何神主之劉歆奏曰匡續先生得道於此帝因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于祀典至東晉桓伊守九江好奉釋氏乃從鴈門僧慧遠之請徙先生祠於山口而以其地為僧居今東林寺是也

先生上昇之後老君授以真人之位令主吳楚水旱及賜以主瘟之印統攝八部瘟神俗因號為和瘟匡阜先生

地察分移毫

定王問老君曰方今在世神仙可得知乎老

君曰東嶽有展禽先生南嶽有匡續先生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余是也續字子孝老君之弟子也修道於廬山

宋朝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勅封靖明真人遇祈禳例降御前祝版遣郡官詣觀行禮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該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焉敬叔曰謹受命乃言於魯

君曰臣受先君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益恭載諸鼎銘臧孫訖有言聖人之君若有當世則必有明達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以往公曰諾乃遺孔子車一乘馬二疋僮一人與敬叔俱明年至周見老君老君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孔子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又惡乎求之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君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而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君拜而問曰今者宴閑敢問大道老君曰君子得時則

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盈梁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他日又見老君而語仁義老君曰夫播糠昧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蚤至晬膚則通夕不寐矣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物植固有立矣吾子欲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吾子其亂人之性也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爲辨名舉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矰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網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垂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見老聃其猶龍乎吾口張而不能噏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聃哉

楊傑序老子記云老子先天地而生不知其誰之子後天地而老強名一炁之父生而華皓壽以久也弱而能言非習教也莊孫繼之與人同也指李爲姓無所係也聃耳廣目日角月崕二柱三門握十蹈五神人表也受學容成問道常擬無常師也伏羲時爲蠻華子神農時爲大成子祝融時爲廣壽子商陽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錄圖子唐堯時爲務成子夏禹時爲真行子商湯時爲錫則子周文時爲燮邑子又曰太史儋在天爲金闕帝上景君神寶丈人無常名也藏史柱史不擇仕也周衰度關退以時也道德妙蘊洞神靈章天人法也旋斡造化呼吸陰陽陟降星斗消息九變飛煉金石役使鬼神躡景凌雲遁形隱耀長生久視佑善濟厄超萬化也世莫知其然否而以隱君子稱之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風雲而上天

吾所不能知也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古今言老子者多矣未有如孔子之所言也子貢請問於孔子曰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賜亦可得觀乎孔子曰夫白晏遊盪衆人莫不欲見隆然而天冥然而雷勃然而雨各捧其首賜汝何能觀乎子貢遂以孔子之聲見老君老君方據牀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哉子貢蹙蹙然立不安老君曰小子可歸矣汝之師名丘相諫三年而後可教矣子貢反孔子曰汝已震矣子貢懷慙無以答焉

孔子見老君弟子從焉老君曰前者爲誰對曰仲由勇且多力者也次曾參孝者也次顏回仁者也次顓孫師武者也老君曰吾聞南方之鳥其名爲鳳翼聖纓仁左信右賢力在足而勇在前斯爲下矣

莫宿九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  
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孔子問曰下殯  
用棺殮禮歟老君曰吾昔見史佚有子死下  
殯也而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殮於官  
中佚曰吾敢乎哉言於周公公曰豈不可佚  
乃行之下殯用棺殮自佚始也孔子問曰三  
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禮歟老君曰昔  
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徐故也孔子曰古者  
行師必遷廟主而行何也老君曰君去其國  
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始祭於祖則祝  
迎四廟之主主出入廟必蹕禮也

孔子問曰聞古之祀天有五帝之神尸之有  
諸老君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  
協佐上帝生成萬物真神謂之五帝孔子曰  
敢問何謂五帝老君曰東方青帝威靈仰執  
吳六  
規以司春南方赤帝赤熛弩執衡以司夏西  
方白帝白昭矩執矩以司秋北方黑帝叶光  
紀執權以司冬中央黃帝含樞紐執繩以司  
四季故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德  
更始終相生故其爲明王者死配享於五

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  
配金顓頊配水也

孔子問曰甚矣道之難行也丘比執道委質  
於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難行也老  
君曰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

道不可委矣子之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矣獨其言在耳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豈  
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宜履哉夫  
白鶲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  
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雄雌而風化性  
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  
其道者無自而不可失焉孔子退就舍三月

不出復見老君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  
沫細腰化有弟則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  
人安能化人老君曰可丘得之矣孔子一日  
吳六  
又往見老君老君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歟  
其信然歟向者先生形骸撻若槁木似遺物  
離人而立於獨老君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  
曰何謂也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闢焉而不

能言嘗爲議其將至陰肅肅肅而出乎天至  
陽赫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成物之紀莫見其形消息盈虛一晦一明  
日改月化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平萌  
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  
窮是非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  
君曰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  
之謂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食草之獸不  
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  
其大常者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  
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  
百體將爲塵垢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  
能汨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耶棄隸者若棄  
泥塗之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哉爲  
道者解乎此矣孔子曰大人德配天地而猶  
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君曰  
不然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  
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夫天之自高地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

顏回曰丘之於道其猶醯雞歟夫子之發

吾覆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孔子將反魯老君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既不能富貴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勿以有已爲人子者也勿以有已爲人臣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其道彌高遠方弟子從者至三千焉

按唐享孔廟迎神樂章云通天表聖問老

蓀真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

祠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云大樂舊有此

詞不詳所起王廩頌曰無爲有宗虛爲實

源老子清寂寄意不言遂爲孔師守一長

存陸士衡頌曰孔丘睿聖配天弘天風扇

玄流恩深神寶明發懷周興言模老信非

虛也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

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

曰吾道一以貫之或無以貫之則因變而

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

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君子由

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

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

孔子所以兩得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

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易入而未達

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

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

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從施之有先後耳

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

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

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爲莊子之言皆

實乎而文不子陽擠而陰助之其詆訾孔

子未嘗不微見其意也太史公又言申韓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夫商鞅以法治秦

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

於民心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

實株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韓

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之法之所止雖

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

也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叔孫曰吾國有聖人

子知之乎大夫曰非孔丘耶曰然曰何以知

其聖叔孫曰吾聞顏回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經<sup>卷六</sup>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叔孫以告

魯君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以致之亢倉子

至魯君卑辭請問亢倉子曰傳之者妄也我

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

益跔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

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爲莊子之言皆

實乎而文不子陽擠而陰助之其詆訾孔

子未嘗不微見其意也太史公又言申韓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夫商鞅以法治秦

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

於民心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

實株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韓

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之法之所止雖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

知曰五帝聖者歟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太宰大駁曰然則孰為聖孔子動容有問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其真聖歟真不聖歟太宰默然計曰孔丘欺我哉

老子之和光同塵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孔子慕其聖而往師之且如亢倉子衆猶稱為聖人而況其師于魯表東海周

在魯西時老君在周孔子居魯故指其方述其德而推其聖諒非欺也後人或者妄認以為佛是時佛滅已久且與中國言語不通文軌不同孔子奚取焉況孔子內諸夏外夷狄被髮左袒乃其所深惡春秋之法用夷禮則貶之其肯捨中華之聖師而尊之耶昔有文王居于岐山之下是為西方伯武王曰惟我文考顯于西土周在中華之西故亦自稱為西也如伯夷叔齊處于孤竹慕文王之聖德相謂曰吾聞西方有

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遂至岐山之陽詩云為誰之恩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齊姜謂晉文公曰西方之書有之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此亦周書也歷考古之所謂西方者指言周耳狐竹遼西之國也魯衛齊東方之諸侯也故皆稱為周西方未嘗遠指流沙之外也至於陰陽家云其神煞在西方乃指在牆壁間豈遠指他所乎又如孔子南之沛見老君老君稱為北方之

賢豈在獯鬻蠻抗之類哉

夷烈王二年老君過秦獻公聞之郊迎授館致禮問曰敝邑鄙遠孤不肖先生幸臨寵之軍旅之事不敢瀆聽天之曆數可得聞乎老君曰老夫何足以知此公曰孤願聞之先生無讓老君曰秦始與周合而中離離五百載盡二人乃欲剝心瀆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帝釋也景室即太室山也

秦昭王時老君與尹真人諸仙遊女儿地肺天柱諸山復西出散關渡流沙昇崑崙還紫微上宮返乎太玄之鄉王聞之恨不及見乃於西麓下老君經由之處為修城邑以表聖迹今有老君亭驛尹喜城故墟尚存

秦孝文王畋于殷函之間親詣樓觀禮祠焉報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義本吳郡人學道於西蜀能救人疾苦一日與妻

虞赤城蒙山重過扶桑大帝之所校集群仙已而隱於洛中景室山時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鶴或衣羽手執青筠之杖相與共談天地之數世無知者老君著經書垂十萬言傍有二神人捧金壺盛墨汁狀若淳漆其墨灑木石間皆成篆籀之文

王嘉拾遺記云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

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

盡二人乃欲剝心瀆血以代墨焉五老即

五天帝釋也景室即太室山也

秦昭王時老君與尹真人諸仙遊女儿地肺天柱諸山復西出散關渡流沙昇崑崙還紫

微上宮返乎太玄之鄉王聞之恨不及見乃

於西麓下老君經由之處為修城邑以表聖

迹今有老君亭驛尹喜城故墟尚存

秦孝文王畋于殷函之間親詣樓觀禮祠焉報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義本吳郡人學道於西蜀能救人疾苦一日與妻

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路逢龍車虎車

白鹿車各一乘導從甚衆皆朱衣仗節問羲

曰君是處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騎士曰  
處士陰功及物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

與六

過黃老今遣仙官來迎乘白鹿車者侍郎薄

延也青龍車者度世君司馬生也白虎車者

送使者徐福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

玉冊青玉界丹王字授羲碧落侍郎遂載羲

升天時路間鋤耘人皆見之須臾大霧霧散

但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有識其牛者

以報羲家其子疑爲邪魅所攝乃將數百人

分布百里之內山谷間搜求之不獲至後漢

建帝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

推求得其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

傳說家有仙人今來歸耶留數十日說初上

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宮殿鑿鬱有如雲

氣五色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是童子庭

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

間但聞琅琅如銅鐵之聲四壁熠熠有書著

之老君長可丈餘體有光耀不可正視老君

令玉女持金按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

飲者不死夫妻各一刀圭告言飲畢拜而勿

謝復賜策二枚大如雞子復以符一道及仙

方一首賜羲今且還人間救人疾苦若欲上

升可以此符掛竿杪吾當遣使迎汝語已羲

奄然如睡覺已在地上竇太后疾嘗遣使請

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秦始皇建老君祠於樓觀之南世給廟戶親

製祝文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老君去則西

遊返則東顧朕方有事蓬瀛願垂影響始皇

躬行享禮俄見老君降于座帝驚喜再拜罄

折求道老君笑而不答命授以鬼林經策使

鬼神之符猶懇請不已老君忽不見始皇瞻

悵而還其所製文筆札尚存

混元聖紀卷之六

與六

二十二

混元聖紀卷之七

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

老君憫周衰之末俗益澆訛乃分身住世以

拯救時遯迹陝河之濱不顯姓字人因呼爲

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嘗以道授安期生安

期生後授馬鳴生馬鳴生授陰長生陰長生

授爾朱先生後莫知其所傳

馬鳴生明一作本姓和字君賢爲縣吏捕賊

被重傷垂死遇太真王夫人以藥活之君

賢念無以報乞備役使意欲求其治金瘡

之方耳不知爲神仙也服勤歲久夫人見

其敬仰靈氣廉謹如初乃謂之曰吾所行

之道非高真不可傳不可以教初學者安

期生有金液還丹之法明日生來吾當以

汝付之汝隨之久當得其道也明日安期

果至夫人遂以君賢囑之君賢隨安期生

去事之幾二十年遂授以丹訣鍊成服之

白日昇天陰長生後漢陰皇后之親屬少

好道術聞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久執奴

僕之役十有餘年明生不教以道而但談